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
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六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卷六十五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極圖

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叔後避英宗舊名改得頤字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
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作太極圖通書易圖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季其姪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讀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
好老子論等章則可見矣諸君消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大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不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愛
疏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攷穆脩而來而王季胡氏作
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季之一師耳非其
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季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
以竊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

芥之可疑也集賢堂司徒張文成侯按漢書張良漢高帝封留侯先生封武侯蓋曰忠唐司空狄文惠公按唐書狄仁傑仕武后封梁公益文惠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按宋鑑范仲淹仕仁宗封文正公四人出處詳見前卷

性理大全六十卷終

性理大全第六十五卷

君道

利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箴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難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篤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勿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

人君
當明
其道

聖人
樂
物

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
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人
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于輿欲致天下之親已
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究為良善緩仇敵為臣子
者由弗之絕也苟非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
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守常禹湯
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及商政政由舊然則
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基諫
以公
議為
主

堯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子高宗曰惟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
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
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
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
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於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
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
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

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有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後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

朝廷
四方
之心

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正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辯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辯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持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少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此本刑名之言

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誨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

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曰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承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

從之爲人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爲人不樂也

五峰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夫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大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父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

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
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
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
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
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
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父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
泰者禮樂之所由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
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
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
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
我也○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道義而不合禁勢力而不行則

天下
有

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
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奉養者也○元
下之臣有三有**好功**者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正矣
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
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
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
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又行
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
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義理
群生
之性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
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人君
納諫
之本

天子
至尊
無上

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夏商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二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羣臣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醫備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誨其無道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待御僕從罔匪正人皆曰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飲旅賁勇上掌旗施令罔有不臧旅賁勇上掌旗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上掌旗

寧有它師門屏之間之典謂之寧倚几有訓誥之諫師所誦之諫

有執御之箴執近臨事有贊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

贊史書贊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上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

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執藝以諭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

史書其書春秋尚御鼓其聲幾聲之上下其樂不幸而至於有

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諫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

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人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是以

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

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主者
奉三
無私
以勞
於天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曾聰明作元后
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重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
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
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偏狹之度固已使人惻然有不服之心而
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其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
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
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

是少三代之盛賢聖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
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未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
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苟皆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
齊也然閨門之內思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
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
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
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禍之興莫不本乎
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
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
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門

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

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當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一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肅靜后妃有睢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貴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

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携僕奄尹陪侍左右各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笠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參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頃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

人主
當務
聰明
之實

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物貨夫宦官宴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又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道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

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
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
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
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
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
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
箇道理

人主
通天
下爲
一身
南軒張氏曰人主猶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爲一身
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
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
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養養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

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
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
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
君之於臣也爵賞以從勸之仁也刑罰以從威之亦仁也天佑民
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
無愧則天爲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
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
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危如蹈水如
惴惴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詔上師誦詩御聲幾

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慶賓在位三恪助祭
夏十在庭殷士在朝黜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
蟲飛而曾益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
處天刑日入而繫養終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
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
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有朝至夕兢兢業業
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
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子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為人
上者深居博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闈四方文書非贊御之
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
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子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

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身
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集覽三恪助祭左傳襄二

虞闕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關父舜之後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
子蒲也周自天下封夏後于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三恪凡
三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韻會載古客字皆
讀如洛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唐玄宗初以
魏周隋後為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后為三恪

魯齊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
明剛斷之資重厚寬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
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
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
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
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

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自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待循。徒

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駭。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李衡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使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不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

人君以知人爲貴

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
也有喜怒則資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
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
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愛也強言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
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
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
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士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
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
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
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
不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集覽有相制肘肘者多矣復

翼云制肘肘者多謂言行相背者不一行之爲甚難也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
事之繆無一物之失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
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

仁義之主

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
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
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
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脩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
室觀遊之侈也但有諸心者少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
心以畏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
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侮人而外敏正士不徇於近利而昧於遠
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
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

聖王之政

得治同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質或亂聰明務使此心清明
太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為德之脩而上下
以穆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先只太甲曰
王祇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二則曰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祇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
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一則曰為乎奈何弗敬二則曰
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
乃早降厥命伊周召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
又考之書昏迷不恭悔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
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
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
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
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
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汎觀古昔，凡過於剛
者為亢，為暴為強，明有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
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
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
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
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始終惟
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不其難

言之實者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謏佞而外為納
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繆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脩飾於大
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
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
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棄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
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總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
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指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

人主之務為急

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天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氣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誨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家稿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此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

周公之法

俾華巧靡麗不至於殘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其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為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為萬世之法攷之立政之舊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固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

文官人可以備勸諍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
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
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
子欣慕頌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
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
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書畫卦
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
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小者事物之宗正
心者撥事窒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
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
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
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
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有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書以訪問則
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
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未應違戾榮辱慎而後出真而後
發不敢苟也而無怠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
樂而又嚴有銘几有戒杖有詔詔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實

古有義
賢妃淑女

畏懼不使放心邪氣得弱焉若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
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
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
程書衡石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
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衡石程書秦始本紀以
義曰衡石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歲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程期
不滿不得休息則後刑法制始皇毀先王之法滅禮宜之官躬操
文墨書斷欲夜理書自程大事日縣石之而奸邪並生注云小月
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衡石傳餐通鑑隋文布每臨朝御至
日晏夫朕大食令侍
衛上傳餐而食之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
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
故最盛

孟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
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
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
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欲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
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
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
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
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
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
所謂學則又有脩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不
之變以驗得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洪範記

王聖
相傳
必法
之要

誦而以雜傳相昌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文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慎益四代之禮繼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十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害者可謂

垂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又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十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帝王之學雖與常布不同經綸之業故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一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者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求其廣博是以及夫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

人主
之孝
當以
明理
為先

以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其不惟無益而害有其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一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所疾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天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執厥中正謂此也。○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元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以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聖元后作民父母而子字又曰克殪桀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一語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

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育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及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磨道傳陳要急

之務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及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幾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声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冬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山真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與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敬日聞誦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

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瑣錄詞藝破折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

真可王行
許氏曰凡人之情破損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七業上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幾之徐而思之不如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凍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

子降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
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大本
正可
以保
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傳七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
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
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策字撤其膳
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賢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循不取忘焉其選左右
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是弱有承上之必得
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

禮記

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側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
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以惡行此三代之
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道之時固
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故孝昭之詔則惟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
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
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
之實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
也僚屬具首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
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
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
海兆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

卷一 其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

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注進善之旗漢文初明有進善之旗

通今民惟善之如河曰欲有進者立於旗下言之計謗之未敢陳

之鼓通志帝堯置諫鼓陸渚氏立謗木使人書之欲聞過也

日諫謗之木即橋梁交午注面也應鶴曰諫謗橋梁過夜也

書改治之愆至秦去之諫鼓即登聞鼓也三公之尊書周官

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三少之親書周官簡少師少傅少保曰

三孤注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史佚之疏

史記晉紀史佚請釋曰

注史大史佚其各也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為而分定故

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吏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也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

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皋陶所以謦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

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諫學臣任職則不賢

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臣職則業勝矣臣

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

百穀土敷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

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棄作其工虞

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百摠以分職以聽焉君人

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

可以不逸也所治者人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

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

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

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告曰
萬化
之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主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遷其君以受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絕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魯魯魯之際也得簡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之勢全無了得有一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

以聖人而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山辯之不早辯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此○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非時而文王之盛於

後便云殷之末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馬命不易此處甚多

集覽李友按史記季文子曾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師成季其後為卿孫氏與孟孫仲孫三氏三分公室故謂之三桓者也○

問上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常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孝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有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人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

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言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
說是非欺誰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
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非云天
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
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
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
初不以老耄廢也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書畢命稱惟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克商封畢於其後為卿
之世也父師即太師也康王之冊按史謂周
通要云康王冊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

臣道

臣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
迎以求君之喜已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尊聖則不為諂諛之
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君之事君也不得其
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亦開也雖柔
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
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
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遠理威福不自已出人
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過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
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
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與集覽郭子儀按唐懿宗子儀華用却
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如司徒封代
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分陽王八子四縣皆以本邑○臣賢於君

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為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為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為用飽則飛去是以進退自有期也魯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冢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千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

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惜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經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慢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惡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

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

王道行矣集覽

刑名之說素隱曰刑向別錄云申子之季子曰刑名者所名之責其尊其卑臣禁上抑下治於六經也正義曰刑上家也各家在大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大夫者也

○問以匹夫一門而見天子

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
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
曰後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上則凶矣假如問
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與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
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吾言之問故不無委曲也至
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
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席必沐浴更衣衣皆日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

國史

講學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入懷次日入侍
講學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又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
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天下家其利不能
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內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
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榮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
息莫難制如慾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
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莫難正如放心也大
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
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
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

○政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汗濇清則
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為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
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
欲受之不幾於偽乎蓋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
「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
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
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
於君非一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臣不待帷幄為謀主則滅
秦皇羽之事何以效畧如黃衛不授鈇鉞制國外凡征伐四克之
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讓讓中然而君無
不然既非所以受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於此中於氣盈資於生

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
以勳勞自居既以勳勞受賞又以東征受賞以踐奄受賞又以
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量受賞必也於詩書今可考者
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
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萊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
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德足歡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與隼覽開國曲阜以侯伯禽
之子武王之弟也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
留相天子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為魯國以輔周室時伯禽至
其國變其禮章其俗國人化之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
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
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王立

朝世

以正

直忠

五峰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患
 臣列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
 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重其幾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育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
 厚則天下無憾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
 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易之殘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猶
 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
 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則必愛民未
 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廟堂之上則憂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士之立身以忠厚為義為本

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重知不惑任之有
 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月所不足則以訪諸
 求以進其知攀援及引以求其助如執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
 不敢愚其君少為不足與言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
 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其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
 一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
 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
 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仁
 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有無邪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

功主自

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
始○夫宰相以得上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
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
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畏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
德盛大表重堯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尹尹云弗克律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
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己辜真謂
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畢公以四朝元老方
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未嘗不謙至周公方
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
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尹專以指周公德言成禮言恭

德只要成禮只要恭又曰其於世間無所夢寐亦無所享用惟有
報君愛民之事任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閒政適人而公務有以格君心者
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興興如循環然何以窮
已及君心既格則規復豈可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
既片翬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

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
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可謂
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慮益而已蓋此四者乃
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

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勸以聲色遊暇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憚夫士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盡之以逸欲導之以名澤後其君忽肆昏荒而推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乃居之奈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廢四姬之感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忠媚也適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事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仲趙武為戒哉唐書士良文宗時宦官一校謫以李訓所為書而己志中願乃矯詔立武宗拜觀軍令使既為帝所忌以老病致仕歸其管管其家貴六廢四姬之惑左傳齊桓公有內

齊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姬焉魏文侯使嬖左右近習者也此周姓貴於豎國之女所以婦人美也皆稱姬也

晉齊許臣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事任天道亦不誇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微三妻君則聲名大威權重百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近臣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用人亦然恩威皆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生多怨怨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